

南懷瑾《莊子誦講》的筆記

~~~~~內篇一逍遙遊

莊子內七篇順序有含意：逍遙遊是真解脫，證得形而上道才能夠平等、自在、齊物，才懂得真正的養生，然後以出世之道轉而在人間世逍遙自在地生活，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業，德性充滿體內，由出世修養而超凡入聖，實際修證認清楚生命的來源，才夠格稱為大宗師，有道聖人才可以入世應世，成為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帝王。

儒家孔孟=周朝齊魯北方文化，溫柔敦厚，樸實無華，方方正正，頂天立地的仁道文化。道家老莊=楚國南方文化，空靈灑脫，從容悠遊，華麗飄逸，汪洋恣肆。修道求逍遙=學佛求解脫，一般人見地、見解、眼光、思想不夠高遠廣闊，只能「消搖」，消耗精神，搖搖不定。物化=生命變化=萬物死後變化。一般人是宇宙大熔爐裡被化的小分子，得道者可以掌握自主變化(自化)，可以擺脫物理物質世界的限制束縛。鯤鵬情節暗示沉潛飛動，年輕時需要沉潛修練，到某程度就變化了，飛動昇華。

北冥=北極=下丹田，南冥=南極=頭頂泥丸。海運=海洋動能可以轉化動員外物。怒而飛=生命之氣充沛而飛。去以六月息者也=大鵬鳥放暑假飛去南極圖個涼快、去充電。野馬=陽焰=太陽光的幻影。生物之以息相吹也，息=道家的氣=生命精髓，使萬物變化。天之蒼蒼，其正色邪？=天空是變化不定，虛空，沒有固定顏色。冥靈=長江以南的長壽大龜。窮髮之北=俄羅斯至北極。扶搖、羊角=颶風名字。

七種人格：1 知效一官(官員)，2 行比一鄉(鄉村老大)，3 德合一君(副手)，4 徵一國者(皇帝)，5 宋榮子(隱士高人)，6 列子(小乘神通)，7 乘正御辯(大乘逍遙)。1 知效一官=有做官的知識能力，2 行比一鄉=鄉村裡頂尖老大領袖，3 德合一君=能配合皇帝老闆做副手的人，4 徵一國者=有經驗才智治理國家的皇帝。5 宋榮子，出格的隱士高人，超出了人格範圍，易經「潛龍勿用」，有特立獨行的修養，不受任何時代、環境所影響，他明白世俗光榮倒楣的現象與他本身獨立的人格不相干。論語「鳥獸不可以同群」，誤解孔子罵隱士是禽獸，實是孔子崇敬隱士的話。隱士高人，該飛的如鳥飛了，該如野獸住山林的跑入山林隱居了。而我們既不能高飛，也不想入林，還是規規矩矩在人世間做個人吧。道家神仙分為大羅金仙、天仙、地仙、人仙、鬼仙五等。6 列子=不走路可以飛翔的地仙，要靠外來風方可飛，小乘境界。六氣=中醫陰陽風寒暑濕 / 易經 24 節氣 / 天氣變化陰陽風雨晦明。乘天地之正=不受物理世界的支配，御六氣之辯=可以支配物理世界。以遊無窮者=遊戲三昧。彼且惡乎待哉=釋迦牟尼佛出生說：「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」，神人境界是絕對超然獨立的，不是相對的。

「至人無己，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」=老子真正無為=莊子/佛家真俗不二=大乘境界=第八以上菩薩境界「無功用地」。至人&神人&聖人三合為一。至人無己，活著的人做到無我，乘正御辯。神人無功，無功之功是為大功，如同太陽一樣，永遠給天下光明，並不認為自己有功勞，不需要別人跪下來禱告禮拜感謝。聖人無名，低調做了好事，別人都不知道，不需要好名聲，絕不掛一個招牌說我是菩薩神人。剩人(聖人諧音)，多餘的人才會爭取好名聲。真俗不二=從凡人昇華成非凡的神人，無己無功無名，功蓋天下而自己覺得沒有做過事，道德修養才能達到聖人的境界。老子「聖人不死，

大盜不止」，罵那些標榜聲稱自己是聖人的假聖人。

名者，實之賓也。好名聲是實際行為的附屬品，有功勞才獲得讚譽。堯已治好天下，沒有許由可為天下出力之處，許由不願意擔虛名，不想沒有實際功勞而爭取好名聲。庖人廚子暗示政治領導人/皇帝，自己辛苦勞累做好菜給眾人吃，自己累得吃不下。尸祝是神職人員巫師，許由不為名利所累，擺脫世俗枷鎖。不同國家神話不約而同寫西方是神仙住處，藐姑射之山(山西省、陝西省翠華山)，昆侖山，西方極樂淨土。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，佛家的北俱盧洲，思衣食得衣食。

文章=大自然美麗文采。每個凡人人都可以變成神人，由於不夠學問，知識聾盲，所以做不成神人。旁礴萬物以為一，心能轉物，解脫物理世界的束縛，神人可以與萬物融合為一體。其神凝=禪定。修禪定經歷三災三劫=火劫、水劫、風劫。初禪天還怕火劫，二禪天還怕水劫，三禪天還怕風劫，四禪天不怕三災八難。莊子筆下神人到達四禪天不怕三災八難，不怕火劫(大旱金石流、土山焦而不熟，大澤焚而不能熟)，不怕水劫(大浸稽天而不溺，河漢沍而不能寒)，不怕風劫(疾雷破山而不能傷，飄風振海而不能驚，乘雲氣，御飛龍)，不受物理世界環境傷害。眇然喪其天下焉的啟示，自我修煉昇華神化-->入世平天下做聖王-->功成身退出世(e.g.黃帝)。自我修煉精氣神心，擴充生命功能至無限，超神入化，即是神化。每個人原本俱有神化的潛質，但一般人因為不夠智慧而喪失神化功能。

泝澗=站在河中漂布。大樽=浮船。無何有之鄉，逍遙自在之境，了不可得，本來無一物，證到本體法身。大鵬鳥飛向南極不是真逍遙，修得會飛神通並不是最了不起，小乘境界而已。

~~~~~內篇二齊物論

南郭子綦=入定。耦不是身體配偶，是所有外在相對之物境。複姓顏成，名字子游。非昔之隱几者也，孔子告訴顏回交臂非故，今之聽話者非前一秒的聽話者，萬事萬物隨時變化，剎那無常，不是永恆存在。吾喪我=忘我。真正逍遙，喪我忘我，求證齊物，法身本相是絕對齊一的。一般人只看到萬物不齊，有差別心，只見相對的外在現象。道家萬物皆氣化而成，道家真氣=炁=宇宙能量。大塊噫氣不是直接等同風，地球是活生生的，人類是寄居地球上的細菌，地球呼吸=噫氣，地球呼出氣來才變成風，江河溪海=地球血管。

厲風濟則眾竅為虛，風力太大封住洞孔，悶住了不發出樂音，眾竅為虛=禪定氣住脈停，身體感覺輕靈沒有氣流或外聲。人籟=依他起相對而生的情緒，是非善惡，人倫之道。天籟=宇宙萬有生命的本來(生命的精髓是指靈魂或道家的真氣?!)。

吹萬=吹牛?!吹萬不同，本來本質相同的一口真氣/靈魂吹進身體裡成就了生命，各自有不同變化，變成不同脾氣外表性格胸襟，萬氣不同，各人造化不同。一念之間，天堂地獄，喜怒哀樂，善惡是非，都是你自己吹萬不同吹出來，咸其自取，自己造業，沒有天神主宰。楞嚴經，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，循業發現。吹萬不同，風吹進洞穴，嗚啊嗚的叫，叫得毫無意義，誰能夠對道下一個定義呢？

魂交=神魂和氣魄相交。其寐也魂交，其覺也形開，真正睡眠時，神魂和氣魄相交，翌日精神飽滿，神氣充沛如花張開。神氣沒有交媾，睡不好，翌日沒精神。情緒是生理影響，氣的作用，理性禁止

不了，自然發出來。

其發若機括，其司是非之謂也；開始一動念，如手指按一下機關，引起一大堆是非利害煩惱。其留如詛盟，其守勝之謂也；自己內心打架打官司，厭勝=除去壞的部分，祈求獲得成功勝利。其殺若秋冬，以言其日消也；自己內心內鬥造成生命消耗，生命如秋天落葉凋零。其溺之所為之，不可使復之也；消耗掉的東西不能恢復。其厭也如緘，以言其老血也；魂魄精神都沒有了，灰心喪志，問什麼也封口懶得回答。近死之心，莫使復陽也；快要死的心沒有陽氣。

非彼無我，彼=生理身體，我=意識流注(靈魂?!)。無益損乎其真=禪宗的迷悟不二，生命真宰是不垢不淨，不生不滅，不迷不悟，不增不減。與物相刃相靡=外界萬物互相侵害克制爭鬥但又樂在其中。

果有言邪？其未嘗有言邪？其以為異於馯音，亦有辯乎？其無辯乎？咒語=旋陀羅尼，即使不明白那些聲音字詞的意思，但也懂得發揮什麼作用。音聲無常，言語說完了就過去了，就空了，如山谷中聽到回聲。文字言語只是指導你了解形而上道，不可以執著於文字言語。諸子百家爭鳴就是大吹小吹，各家有各家的道，哪個才是真道？(莊子)道惡乎往而不存，道一直在那裡，(金剛經)如來者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，故名如來。天下公道，無所不在，不分古今中外，不垢不淨，不生不滅，不增不減，不來不去。道隱於小成，小乘神通反而遮住真大道。

自彼則不見，自知則知之。人跟著外物環境轉變，在物理世界尋求道體，不可能找到。修道求證，必須回過頭來向自己內心去找。古印度邏輯=因明。彼是莫得其偶，謂之道樞。真道不是相對的(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)，也不是中觀，而是絕對的。真道非空非有，不是是，不是非，非善非惡。樞始得其環中，以應無窮。把握圓圈中心點，出世入世就能以應無窮，因為無始無終，無窮無盡。故曰莫若以明，明道後，是非皆明。楞嚴經以指指月，指月錄，以手指指月亮，叫你看月，不是看指頭，不要把指頭當成月亮。

絕對唯一的形而上道，形成了形而下的萬物現象後，各有不同性質作用，水火不相容，但歸到道體而言，水火同樣是一個能量，道通為一。人的外貌漂亮與否，死了都變白骨化灰，最後都是空都是一，道通為一。唯達者知通為一，為是不用，而寓諸庸，因是已。庸也者，用也。莊子並不主張完全不用世，提倡用而恰當，用而適可。莊子的庸不是馬虎，不是差不多，而是得其環中，恰到好處。

昭文之鼓琴也，師曠之枝策也，惠子之據梧也。魯國昭文彈琴，晉國師曠用竹片拍板，惠子彈古琴。三位頂尖音樂家，演奏音樂有抑揚頓挫，表現出喜怒哀樂、盛衰成敗，是萬物作用的不齊。琴藝近乎道的境界，曲終人散，聲音靜寂，人也忘我，天地人物皆空，萬物如同道體平齊。三子之知(智)，幾乎皆其盛者也。三位頂尖音樂家由音樂進入道的境界，精神和技術登峰造極，及時把握情感和時機做了成功演奏，若錯過了就做不到，叫做知機(三子之知幾乎)。唯其好之也，以異於彼。把握每個人喜好長處，專注發展成專業，熱愛到入迷了，世俗外物都不在心中，就可以達到成功，也是知機。

以文之綸終，終身無成。一般人在邏輯理論上寫書發表文章，越搞邏輯越不曉得邏輯在哪裡，結果修道或俗務都沒有做得成。用邏輯推理去求道，認為思想就是道，根本錯了。三國演義諸葛亮罵東

吳讀書人，坐議立談，滔滔不絕，臨機應變，百無一能。若是而可謂成乎？雖我無成，亦可謂成矣。假如一天到晚坐著講空話可以成功，如果認為坐議立談無人可及，就叫做學問或成功，那麼我早就成功了。物與我無成也。天地萬物本來就沒有所謂成功。創造宇宙萬物，多少年後又一塌糊塗毀滅了，這不是多餘嗎？這叫終身無成。

為是不用而寓諸庸，此之謂以明。離開世俗應用，用而不用，一切無為而為之，就是道的境界，這是明道悟道。用理論來推理求道是錯的方法，必須走實證路線。滑疑之耀，似有似無，非真非假，內心自然光明。楞嚴經「脫黏內伏，耀發明性」，擺脫六根六塵限制束縛，道體以內的自性光明就出來了。百家爭鳴，各家學術思想發達，就是歷史上天下大亂之時，1 戰國時代(莊子)，2 魏晉南北朝五胡十六國的清談三玄之學，3 南北宋(半個中國宋朝，另一半是遼、金、元)的宋明理學。

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，而大山為小。大到無所說處最大，大到無法理解才算大，那也是最小，就在眼前。小到沒辦法再小，看不見了，就是最大，同虛空一樣大。大小是非善惡沒有絕對標準，都是唯心而生的人為觀念，沒有究竟。古代中國，經濟=經綸天下，濟世之才，救人救世，把人類過去成敗盛衰、善惡是非的經驗，留給後人做榜樣，使後人了解祖先和平安樂是怎樣的。西方經濟=口袋空空的人，把東西弄出來賣掉換錢。佛家無量無邊&無窮無盡，向「有」的方向發展，不是講空。

西方邏輯三段論辯法，古印度因明五段論辯法，易經十段論辯法，莊子圓論辯法(不是八段)接近禪宗如珠走盤，沒有邊際或尾巴給你抓住。有左有右=物理世界的次序，有倫(論)有義(議)=人文世界的次序，有分有辯(辨)=理念世界的次序，有競有爭=人類社會的現實。春秋經世先王之志，聖人議而不辯(辨)。中國文化歷史=春秋，不叫冬夏，春秋兩季不冷不熱最舒服，春分秋分的日交一樣長短，春秋是持而平之的公論。孔子著春秋議而不辯，只批評領導人搞壞社會大局，那是領導人肩負的責任，與老百姓無關。

聖人懷之，真正證到形而上道，佛學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」。眾人辯(辨)之以相示也，故曰辯(辨)也者，有不見也。一般人不在自己身心內去體會，只在思想推理，靠嘴巴論辯，反而離道越遠，心思越散亂。大辯不言，是非以不辯為解脫。大仁不仁，天地生萬物，包容萬象好壞善惡，真正大仁是自然無心無私，沒有對哪一部分特別仁慈親厚。若有心為善求仁即不是大仁，因為刻意做出來。注焉而不滿，酌焉而不竭。老子虛懷若谷，心中空洞沒有底，一萬年流灌進去都不滿溢。而不知其所由來，此之謂葆光。身心道的能量從哪裡來？(金剛經)如來者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，故名如來。生命的光明，永遠存在永遠輝煌。「南面」而不釋然，坐北朝南=中國古代帝王方位，老百姓不能犯禁。

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？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？知道得越多，就是愚癡無智慧。一切都不知道，才是真知道。智辯盡於知止，以為自己懂得佛法修道的人，就是沒有修道成功，頭腦懂得太多了。太聰明是最笨的事，人本能與生俱來的自然靈感真智慧，並不是從學問思想得來的。芻=青綠植物，青草，青菜。正處說感受不同，正味說飲食不同，正色說好惡不同。莊子推翻春秋戰國諸子百家學說，指責諸子百家學說吹牛沒有實際效用。莊子詭辯比別家更厲害，佛家比莊子講得更玄妙。餓鬼口渴口乾卻不敢喝水，喝水會變吃火。不會喝酒的人喝酒，嘴裡如火燒難受。欲界天以上天人覺得人類美食很臭很髒。佛經說，事出有因，查無實據。

道家認為一般人雖然活著，卻把人的本錢玩掉了，不能超神入化，不能脫離物質世界限制，沒有做到人真正價值，是行屍走肉，瘦的叫行屍，胖的叫走肉，屍體裡面空洞不充實，只不過是幾十斤肉在街上跑。滑疑=非空非有，滑昏=寂滅(宇宙空靈)，為其脗(吻)合=心物一元，以隸相尊=性相萬法完全平等。至人<真人<神人。「置其滑昏，以隸相尊」=「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」，我=心=佛性。不是一般人誤以為宗教教主自我崇高的話，這個「我」是大人人共有體，大公的真我，不是私心佔有的小我。真我生命暫時假借身體房子生活。電的能量透過電燈發出光亮，電的能量透過收音機發出聲音。電的能量透過光熱聲力發出作用現象，電的能量沒有生滅死亡，用完就消散回歸本位。

參萬歲而一成純=(禪宗)「一念萬年，萬年一念」。予(余)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？一般人都弄不明白此道理，活著是住旅館，死了是回家。大禹：生者寄也，死者歸也。晉國之始得之也，晉國皇帝選妃選上麗姬，麗姬痛哭因為入宮後一輩子不能回家見父母，「故國三千里，深宮二十年」。君乎，未悟道前，鼻子被牽著走，誰牽你走，沒有主宰牽著你走。牧乎，你不知道自己被牽著走。固哉，你不懂得自己人生真是頑固呀。是其言也，其名為弔(至)詭。弔詭=機鋒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發，機到時，兩人子彈同時發放對打，非常鋒利快速，來不及思考推論就及出機鋒話語。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，知其解者，是旦暮遇之也。莊子罵天下人都不懂覺後知夢此段是機鋒教育法，一般人不會懂，千百萬年後有高明人會懂得此道理。

振於無竟=無量無邊，宇宙萬物無窮無盡，(佛學唯識宗)「流注生，流注住，流注滅」。人類是宇宙大熔爐裡的化學品而已，人吃青菜養身上細胞活著，人死後肉腐化變泥土肥料，種出青菜，彼此化來化去，道家叫物化，是另一個生命開始。學佛修道者，很拘束守戒律，不逍遙又不解脫，常說什麼不合道不能做，你沒有得道，怎麼知道什麼是不合道？真正把握物化之主方可逍遙，能齊物平等統一。

~~~~~內篇三養生主

莊子說知識無窮，不要去追，為什麼他還寫書？學問到最高處，入乎其內，出乎其外，然後把所有學問都丟開，成為白紙，就可以養生談道學禪了。高明的人有學問思想知識經驗，不被所知所困，要提得起放得下。自己沒有學問，本來是黑紙，冒充白紙是懶惰歪理。釋迦牟尼佛從小到大，世間學問都學遍了。懶人找藉口聲稱要學六祖不識字悟道，不肯努力學習讀書。知事少時煩惱少，識人多處是非多。

有心為善，雖善不賞，無心為惡，雖惡不罰。為善無近名，偽善即是為了積功德為了出名而做善事；真善做善事不為名利，不求神知，不為因果報應。為惡無近刑，論語子夏說：「大德不逾閑，小德出入可也」。西方宗教說肉體死後，精神生命升到天堂可以永生。中國道家文化有長生不死之學，真人的身體透過修練養生可以做到永遠活下去。奇經八脈的主脈是督脈，人體以背脊骨為中心，五臟六腑掛在背脊骨上，中樞神經系統也在督脈。道家督脈後三關，1 尾閭關(=長強穴，尾骨尖與肛門之間)，2 夾脊關(兩塊肩胛骨向脊椎夾攏)，3 玉枕關(後腦)。督脈的氣脈沒有打通，打坐修道瘋了，練武功走火入魔。緣督以為經，想身體健康，必須保持督脈健康，打通督脈就能恢復健康。一般人「內多欲，而外施仁義」(忠臣汲黯批評漢武帝)，有很多欲望又想修長生不死是不可能。道家認為人的天年是一萬年，最短命一千年，死亡=登遐，上升去很高遠另一個世界，(佛家)往生到其

他佛國。

庖丁=男廚師，丁=男人，口=女人。庖丁殺生藝術很高明純熟快速，被殺的牛痛苦很少。庖丁以殺牛向梁惠王說法傳道，皇帝愛殺人。始臣之解牛之時，所見無非全牛者。庖丁開始殺牛時，看到什麼都是牛，都想殺。庖丁解牛，技術神化，不用頭腦肉體官能，精神自然行事。依乎天理，批大郤，導大窾。做人做事同理，關鍵要點順其自然解開了，其他枝節也就解開了。一般認為社會環境條件影響人，庖丁解牛不受外物影響，永保初心，遊刃有餘。每至於族，吾見其難為。技藝高超的庖丁去看普通殺牛匠殺牛，引以為戒，謹慎小心。極高明而道中庸，由最高明而歸於平凡。

天之生是使獨也，不管是撞車或患病而掉了一條腿，都是自然天命。右師說明一隻腳的人，也可頂天立地活在天地間，不受外界影響，天上天下唯我獨尊。據說老子是永遠不死的，有天老子裝死，秦失弔之，三號而出，哈哈大叫三聲就走了。忘其所受，忘記有生必有死的必然道理，就是逃避天刑。積聚皆消散，崇高必墮落，合會終別離，有命咸歸死。帝之縣(懸)解，形而上生命的主宰，無法用世間的學問文字言語來解釋。

~~~~~內篇四人間世

顏回就是青年人思想，看不慣別人或時局，總覺得自己有能力改變世界。孔子與顏回對話反映出老師跟青年學生的代溝。古之至人，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。儒家己立而立人，學佛者先求自度然後度人，儒道佛此修養哲學原則一致。所存於己者未定，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。泥菩薩過江的顏回，還沒有確定自己人生觀修養道德學問，你哪裡有空去暴露人家的缺點。

人為了虛榮的名心，為了求莫名其妙的知名度，不擇手段去做事，超過了道德的範圍，德盪乎名，就叫做盪德。聰明太過就是笨，真聰明不會太過的，固執個人的所知所見，爭強好勝，知出乎爭，所知愈多，意見之爭愈大，為邏輯觀念的差別(有成見)而爭執辯論，真學問也就沒有了。不是說名和知識不是好事，而是說為了求名，為了好勝而求知識的話，這兩樣都不是好事。二者凶器，名心和成見都是天下的凶器。

德者得也，事到有功方稱德，一件事情做好要有成果，不然就是沒作用的空話。德厚信砘=佛家戒禁取見/邪見，知識分子受過一點教育，對道德規範看得很嚴重，根基很厚，自己立一個教條，抓得牢牢的，違反了這個教條就認為是不合道德，是道德的固執，實際上是錯誤。菑人=倒霉鬼。若唯無詔，皇帝沒有詔書召見你。王公必將乘人而鬥其捷，左右大臣看到你青年人，一氣之下嫉妒心就來了，必將乘機會鬥爭你。士無賢愚，入朝見嫉；女無美醜，入宮見嫉。

第一流的壞人，因為聰明過度，但沒有道德修養，結果變成壞人。古代忠臣認為死不要緊，我要在歷史上留名，就是好名者也，不是真的道德。好名者，包含義的觀念，認為這樣是正，那樣是不正，不正就是歪，忠臣為了名義觀念而死。其求實無已，因為聖人皇帝要實現天下歸一的理想而出兵攻打小國，是皆求名實者也。名實者，是非善惡=名的觀念/名理邏輯，實=實際成果。歷史上的聖君賢相，都不能做到完全合乎道德的標準，何況是初出茅廬的顏回。

端而虛，勉而一。顏回講自己的修養，學問道德很端正(端)，心裡頭沒有思想(虛)，心中只有專一

正念存在(勉而一)。夫以陽為充孔揚，氣機氣脈都亢陽起來流通，不忘身心，陽剛之氣不能轉為陰柔，過剛則折。這只是修煉過程，不要當成是道的究竟。修道學佛，閉眉閉眼的煞有介事，好像有道的樣子。漸修的小工小夫小道德，不是禪宗的頓悟大道，還妄想去教化感化別人是不可行的。將執而不化，固執這小工夫就是道，固執而不變化。外合而內不訾，外表看起來像有道之士，內在並不對，這還是外道。工夫、修養、學問都沒有到家嘛，不能為人之師、為王者師。孟子所講人之患在好為人師。

「內直而外曲，成而上比」外圓內方一段是孔子和顏回對話。內直者，與天為徒；道家內直=儒家清明在躬=佛家心空清淨，內心沒有雜念妄想，才可以天人合一，效法天，已經做到無我無人。人謂之童子，顏回你太天真了，天真=幼稚，轉彎罵人的藝術。你不過是個小孩子，得少為足，得到一點點就自以為了不起。擎蹠=看到皇帝上朝時行禮鞠躬，曲拳=兩手合掌問訊，外曲=入鄉隨俗。

堯舜禹湯走君道路線，大老闆學君道，如何領導眾人、包容別人，如何用人，好人壞人都能夠使他動起來。歷代名臣走臣道路線，做員工官員。孔子、後世教主(e.g. 釋迦牟尼佛、耶穌)，引古鑑今，走師道路線，不走君道。大(太)多政法而不謀，處理法令問題，沒有辦法解釋周詳(不謀)。(老子)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，法令規章越多，漏洞越大，人犯法的機會越多。

有心而為之，心裡頭以有為的心理來求道，以功利主義來問道。易之者，曝天不宜，太容易傳給你，是違反天道，自然規律不許可的。不吃葷同不吃肉是兩回事，葷是草頭，五葷是蔥、蒜、蔥菜、薤白、興渠，也叫做五辛。佛家戒吃這五葷，因五葷刺激性荷爾蒙分泌，妨礙修持。中國文化心齋的觀念，就是佛家的持戒、修定、修慧，九次第定和證得菩提，也不過是心齋的成就。而聽之以氣，一呼一吸之間，有一段不呼不吸、很短促的，叫作息。未始得使，剛開始修煉不習慣，身跟心不配合，耳朵叫它不聽偏要聽，打坐不想聽音樂，但心裡已經跳起舞來。實有回也，我還是我。得使之也，慢慢心跟氣合一了。未始有回也，忘掉我自己了。

入遊其樊，工夫做到這一步，達到無我的境界，不過只是入門而已。而無感其名，還是受外界牽引，名=外面的事理外物。外境界的風一吹，你還會動念，你心中清淨定境就被吹散了，不能永恆維持下去。入則鳴，外物一進來內心，你心裡就起共鳴。無門，無門為法門，真正修養到家得道的人，並沒有用什麼方法入門，六根大定，眼耳鼻舌身意都沒有了。無毒=無治，不需要一個方法來對治妄想煩惱。無行地難，完全做而不做真的很難。出世是小乘法，入世磨煉才能成就大乘道。為人使易以偽(為人使，可以欺人)，替別人工作，聽命辦事時，還容易作假。為天使難以偽，自己對自己負責，沒有辦法自欺。即使是聖賢說的話，也還要求證一番，不能輕易相信，不可以被人欺，沒有求證到的，存疑可也。

莊子的密宗：未聞以無翼飛者也，瞻彼闕者，虛室生白，吉祥止止。全篇《人間世》是莊子做人處世的密宗。瞻彼闕者，遠看圓滿清淨的地方。虛室生白，閉著眼睛，內心在一片亮光中，所謂自性的光明，身體內部五臟六腑，每一個細胞，自己都看得很清楚。夫徇耳目內通，眼睛對外面見而不見，看到的同我不相干。內心意識不起分別，雖在鬧市中，隨便怎麼吵，沒有聽見。外於心知，妄念不動，第六意識不用，而能夠天上人間無所不知；把能夠知道一切的能知之智，及所知之境都空掉了，之後獲得般若大智慧，大智慧能通一切法。鬼神將來舍，而況人乎！連鬼神都站在你面前聽

命，更何況是人呢！是萬物之化也，參贊天地之化育，人的生命功能價值修養到了最高處，達到天人合一，內聖而後外王，可以彌補天地宇宙的缺陷。度人=外王。本欲度眾生，反被眾生度。不要隨便講度人，除非你完備內聖的修養，做到了聖人的境界，才能外王出來外用。

寡不道以歡成=事情很少能合於一個法則：永遠是歡喜快樂的圓滿結果。若成若不成，而後無患者，唯有德者能之。唯有唐朝郭子儀一個人做到，出將入相，一手保駕四朝皇帝，功蓋天下而主不疑；多次皇帝下令他歸隱或抗敵，他坦然面對；全國高級官員是他學生部下也不驕傲；朝廷民間皆不批評他私人生活很奢華。

爨無欲清之人，生活很簡樸，兩夫婦自己做家務，不聘傭人來清潔。義(上羊~吉祥，下我)=我的吉祥，仁=二人之間謂之仁。推己及人，想到我的吉祥，也想到你的吉祥，我需要什麼，你也需要什麼，這就是仁義。自事其心者，明心見性，了解人生的價值。以巧鬥力=兵法謀略學，始乎陽=開始時正面意圖用陽謀，常卒乎陰=後來必然會用到陰謀奇計。始乎諒=開始時多原諒，常卒乎鄙=最後多鄙視。葉公子高一段是外交哲學，人一誕生就要辦外交，嬰兒要奶吃，一哭一笑是外交手段。克核太至，對自己道德要求太嚴格，或者要求別人太嚴格，就會莫名其妙地變成不正常變態心理。且夫乘物以遊心，以出世精神，做入世事業，遊戲人間的心情去做事，心情解脫，不要被物質所累，該做就做了。

形莫若就(外圓，外形隨和親近)，心莫若和(內方，用平和委婉方法引導壞人改正)。菩薩道的四攝法，1 布施、2 愛語(和藹招呼)、3 利行(幫助別人)、4 同事(做事形態跟對方相近，但不要真的墮落下去走不出來)。莊子講得很客氣，老虎與人不同類，並沒有說人比老虎好，人裡頭有獸性，獸裡頭也有人性(如同密宗佛像多是人和動物結合體)。意有所至，愛有所亡。歷史上奸臣殺忠臣，真的是奸臣要殺的嗎？都是皇帝要殺忠臣，只是皇帝不好明講，而奸臣已經懂了皇帝的意有所至，奸臣代辦解決皇帝心頭大石。

不為社者，且幾有翦乎！有用的樹木有人要砍，沒有用的被人砍得更快；既然沒有用，留著幹什麼！如果不是生長在廟子後面，不做社神，它長到一半就給人家砍掉了。既然沒有用，就要裝起一副好像修道的樣子，說自己修密宗，別人都不會明白，就可裝神弄鬼保全自身。此果不材之木也，不成材的大樹叫做奇才異能，本身一無長處用處，能夠照應很多人(無用為大用)，樹蔭可以遮蔽四千匹馬，不靠菩薩不靠神，能夠包容一切，e.g. 孤家寡人皇帝。

兮字古音是「啊」，錯音「西」。來世不可待，往世不可追也。孔子所希望的人類道德的社會，只有兩個時代有，一個是過去幾萬年以前，一個是未來幾千萬年以後。《春秋公羊傳》講三世，1 比亂世好一點的衰世，2 昇平之世(好皇帝統治)，3 太平盛世(柏拉圖的理想國，上帝的天國，佛家的極樂世界)。天下有道，聖人成焉。佛學裡轉輪聖王時代，太平盛世，聖人成功的時候。天下無道，聖人生焉。天下大亂，聖賢為了救人救世而來，命運注定是來受苦受災難的。楚狂陸接輿表面罵孔子，鳳鳥生不逢時，實際是愛護孔子，勸他避開災禍。已乎已乎，臨人以德。算了吧！孔子好像君臨天下，到處散佈道德思想文化的觀念，身在楚國危險極了。畫地而趨，讀書人/書呆子自己畫了一個範圍在裡面鑽，畫地自限。人間世，世路難行，滿佈危險，人要守本分，在什麼立場就做什麼事持什麼態度。善於行世路的人=得道者，修菩薩道然後才入世遊戲三昧。

~~~~~內篇五德充符

兀者=失去兩條腿的人。了了生死得道者，生死變化或世界毀滅都不影響他，超然而獨立物質世界之外。王駘不會隨著物理的變化而遷流，而不與物遷。密宗不動明王，不管物質世界如何變化，他只是在旁觀。守其宗也，萬變不離其宗，道家叫道，佛家叫如來、涅槃、菩提，西方宗教叫上帝。得道=無分別智。學佛打坐仍被聲及色牽動，習慣聽念咒子的聲音，閉著眼睛打坐，雖然不看外面，仍然看著前面黑洞洞白茫茫，你還是習慣在看。不知耳目之所宜，忘記了聲色耳目，張開眼睛耳朵，忘記了眼睛耳朵所看所聽，但一切都知道了。

人莫鑑於流水，心中像流水的雜念妄想不能靜止，就永遠不能見道。人的思想紊亂、痛苦、煩惱，因為不能心念得止。所謂止，人生認定一個目標途徑，止於某一點，要做一個什麼樣的人，而不是做一件事業。松柏溫不增華，寒不改葉，永遠常青，必須先有定力才能做到修止觀。舜的家人苛待他，他始終能夠止定走正路，終能君臨天下以率天地以正。幸能正生，以正眾生 = 儒家己立立人 = 佛家自度度他。保始之徵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，不忘記開始的動機，講的話一定做到，有始有終。勇士一人，雄入於九軍，是慷慨、專心、視死如歸的一股勇氣。

六骸=六根(眼耳鼻舌身意)，直寓六骸，有道者不受身體支配，身體是暫時寄寓的空殼房子。象耳目，有道者看東西聽聲音，只是象徵式用一用眼睛耳朵，耳目不被聲色所左右欺騙。別人態度再不好，有道者只覺得自己看電視，這個角色好討厭，好難看，看了哈哈一笑置之。一知之所知，一知=覺悟/悟道的根本智，之所知=宇宙萬有的一切學問=差別智/一切智。

鑑明則塵垢不止，若人有道，頭腦清楚，學問好，道德高，心如明鏡台，自己有一點灰塵過錯，就會看得很清楚，馬上擦掉。止則不明也，灰塵掉在鏡子上都不知道，可見鏡子糊塗暗淡，罵鄭子產沒有得道。多數人認為自己沒有錯，應該活著；少數人會自我反省，認為自己不該活在世上。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兩種人之間，無可奈何地活下去，也不覺得你是高明，也不覺得我是混蛋，很平常地活著。知不可奈何=不信春風喚不回，e.g.孔子明知世人不可救藥仍要教育，佛堅持要度盡眾生，耶穌硬要釘在十字架。知不可奈何，南老師此處解說語意不清，前後矛盾。

遊於羿之彀中，都是你射我，我射你，箭頭互相攻擊，隨時會被打中。身體哪一部分是我？腦筋也不是我，我究竟在哪裡？一切都是無我，活在世界上，凡所有一切都不屬於我，本來無我。一般人沒有悟道，不曉得本來無我，拼命要抓一個我，什麼外物都要抓住，徒生煩惱。

形體不過是個工具嘛，不過你那個電瓶(外在形體身軀外殼)是玉做的，我這個電瓶是泥巴做的，你的比我的好一點，但都是用電能(內在生命能量本質)而已嘛。形體長得漂亮長得醜，又有什麼關係呢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，忘掉了生命的本能，是被這個肉體所拘束。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，你還在外形上，分辨我醜不醜，有沒有腳。不亦過乎！大錯特錯，鄭子產你何必到這裡學道呢？

踵見仲尼，叔山無趾沒有腳，只有用兩個膝蓋，跪在地下走路，大概挾了兩個支架，去拜見孔子。猶有尊足者存，吾是以務全之也。叔山無趾說我是為了來保全孔子你，希望你這兩條腿不要玩掉了，孔子周遊列國遊說教育，很容易得罪國王。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，久聞大名，如雷貫耳；今日一見，

不過如此。無趾進入房間，他向孔子傳道之後就走了。彼且蘄以諛詭幻怪之名聞，彼=孔子，蘄=希望，諛=講話的巧妙修辭，如何講得好、寫得好。詭=思想要出奇，幻怪=說些人家不懂的古里古怪的道理。真正有道的人，講話很通俗，用不著加上文學修辭。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？真正得道者把學問知識看成是自己的枷鎖，都是人生的刑具，都是腳鐐手銬，把自己捆住了。郭象說孔子有救世之心，不是為了求名，是為了仁慈，不為名反而留萬古之大名，這不是他原來所希求的。

未嘗有聞其唱者也，哀駘它從來沒有為自己做過宣傳、上電視、登廣告、派傳單。常和人而已矣，他只不過對別人都很好，人家對他也很好。國無宰，而寡人傳國焉。魯哀公心裡沒有主宰了，請哀駘它當魯國國王，願意讓位給他。泛而若辭，哀駘它講了一句話，不可以，我沒有資格當……卒授之國，魯哀公勉強把國家政權交給哀駘它。

戰而死者，其人之葬也不以鬻資。戰敗而死的人出葬，不用軍人的服裝，勳章都不給他戴上，只能普普通通把他埋葬了。是必才全，一定是才能、學問統統具備的全才，才能是天生的。命之行也，命=佛家的業(善/惡/非善非惡)，行=佛家的色受想行識五陰的行，行這股力量永遠在運行轉動，這股力量並無主宰，也非自然，而是一切唯心，唯自己心所造的。

日夜相代乎前，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。日夜交替變化擺在面前，你的智慧沒辦法參透生命力量及宇宙萬有變化開始的起點，參透了本源就叫得道了。故不足以滑和，一般人被時間空間、外在環境所限制，達不到祥和安適(滑和)的境界，達不到身體自在和心靈解脫。莊子靈府=心靈，不可入於靈府，不能昇華到心靈最高解脫的境界。道教把靈府描寫成天堂，天人的境界。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。能夠隨時隨地保持心境在愉悅的狀態，沒有憂愁煩惱在心中往來，只生歡喜不生愁，自然可以到達神仙境界。使日夜無郤，晝夜心裡沒有雜念煩惱，大阿羅漢境界，身輕如葉，晝夜常明。而與物為春，同萬物相往來，神仙境界，身心永遠是春天，永遠年輕愉悅。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，接天地之靈氣，心境永遠常春。

德不形，道德真充沛的人，外表很平凡，學問深時意氣平，無諍就是得道聖人境界。古今中外的知識分子，思想之爭超過於利害之爭。平者，水停之盛也。水真正平了，就不流了，所以叫做水平。水平不流，心定如止水澄波，雜念妄想都沒有了，喜怒哀樂的水不流了。一靜坐以後，思想雜念反而特別多。佛說這是理所當然，一杯水擺在那裡，看不到泥渣，等到慢慢澄清的時候，就看到灰塵泥渣；慢慢等到灰塵泥渣都澄到底了，然後倒掉泥渣，水完全變清了。

吾與孔丘，非君臣也，德友而已矣。用師則王(湯用伊尹，周文王、武王用姜太公)，用友則霸(漢高祖用張良，劉備用諸葛亮)，用徒則亡(末將聽令一類的臣下，大家都是唯命是從)。而視全人，看一般長得正常的全人，其脰肩肩，一般人反而不像人了，反不及畸形人好看。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，道德有所長的時候，欣賞畸形人的道德學問，忘記了畸形人外形好不好看。莊子誠忘=佛家顛倒。人們認為是正確真理，不一定是真理。一般人都認為自己是意志清明，莊子說實際上是大糊塗。

約為膠，約=約束/許多道德規範，觀念上戒條。越保守的人越有自己的範圍，結果變成固執，變成黏膠一樣，自己不得解脫，被它膠住了，就是佛家的執著。德為接，一般人把道德用到反面去了，待人接物裝起一副道德的樣子，所以道德仁義變成可利用的工具了。不斲=不雕琢，不裝模作樣，

人生直道而走，該如何處便如何，不會故意把自己打扮偽裝一番。惡用膠，所以自己用不著有個界限。無喪，惡用德，聖人處世，無所謂得失，不會說樣樣東西都屬於我，無喪=沒有感覺失去了什麼，無所謂什麼布施供養，不會認為布施有功德。好貨，看到好東西就要拿到手，好東西都要屬於自己的。天鬻也者，天食也。既受食於天，又惡用人！天生天養，上天生一個人，總有機會讓人活下去，除非人自己搗亂。順其自然的話，每一個人都會活得很好，不須別人的幫忙，更不須妨礙別人才能活下去。

禮記把人分成兩部分來研究，就是性與情。性=人性本性，靈知之性，思想知覺。情=情緒，喜怒哀樂，悲歡離合。郭象說，有情以為賢聖而弗能也，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也。普通人只要被感情所困擾，心中有喜怒哀樂偏見的感情，永遠做不到聖賢境界。第六世達賴倉央嘉措的詩所寫：世間那得雙全法，不負如來不負卿。世間感情也要，又想要成道成聖成佛，是不可能兩者並存的。故嬰兒之始生也，不以目求乳，不以耳向明，不以足操物，不以手求行，豈百骸無定司，形貌無素主，而專由情以制之哉！修煉恢復到嬰兒清淨無為的狀態，嬰兒全身都是功能，六根可以互用，叫做神通。嬰兒吃奶，天生能夠知覺的即是性/知(天性)；情(妄情)是後天加上的意識，第六意識所形成，佛家叫染污(現在人說污染)。嬰兒一切都天生自然，不加第六意識和後天的好惡、情感、妄情觀念，天性不增不減，佛家講沒有分別心。

~~~~~內篇六大宗師

道家認為人人可以與天地同壽，與日月同休，但凡人自己糟蹋了壽命，一切喜怒哀樂情緒心理的變化，都會使壽命減少。佛家認為人的生命本有八萬四千歲，因為人類心壞，思想情緒太複雜，道德就壞了，每一百年減一歲和身高矮一寸。宋明理學家很缺德不厚道，一邊拚命罵道家外道，佛家異端；但是一邊又偷取佛道兩家概念來自己開店。

無所不知的道體就是生命的根源，得道 2 條路線：1 拋棄小聰明，求證真正無知之知的大道；2 把世間的學問知識參透到極點，最後歸到一無所知而無所不知，也就得道了。中國古代政治哲學，任何一家主義思想都離不開 8 字真言：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，老百姓要求的就是安居樂業。宗教家解釋天堂，說你到我那裡就沒有罪了，你不到我那裡就有罪，是掛羊頭賣狗肉，都靠不住。

古之真人，不逆寡(順其自然)，不雄成(不自大自戀)，不謀士(不打主意)。其息深深，呼吸不是深到丹田，呼吸自然到達足底心，到達足趾頭。淒然似秋，暖然似春，喜怒通四時。同春夏秋冬四季一樣，情感變化反應很自然；態度雖然很嚴肅像秋天，見面談話好像坐在春風中，很溫暖溫和舒服。

歷史上國家有問題時，撥亂反正都靠道家，天下治平時才用儒家為統治權術，內用黃老(秘密用而不宣)，外示儒術(外面掛招牌是虛假的)。秦漢以後的儒家，唯一謀生出路就是做官，重男輕女且望子成龍，讀書可以升官發財，造成有問題的教育制度。軍事哲學思想和謀略學都出於道家；儒家孔孟避免談兵。佛家的慈悲是平等愛人，儒家的仁是有範圍有層次的愛。儒家的仁提倡首先照顧好自家孩子父母，然後再照顧別家的孩子父母；先自家(私)後別家(公)再來自然萬物(愛物)。

有親，非仁也。儒家有私心偏愛的仁，不是最高階。大宗師聖人之道，愛是普遍的，像下雨一樣，好壞一律平等，不是多下雨給人參當歸或少下雨給大麻辣椒。天時，非賢也。《論語》賢者避世，

其次避地，儒家人看社會環境不對勁時就不出來做事。莊子認為真正聖賢沒有為己，所以不論天時合不合，艱難困苦更要出來做事。儒家理論主張臨危受命，時代愈艱苦，愈要站出來，救社會，救國家，救天下，可是實際上不太多儒家人臨危受命，不得已的卻很多。儒家經常標榜中流砥柱或倒挽狂瀾，氣派很大，水庫洪水把站在水中的人沖走。道家認為中流砥柱是窩囊笨蛋，除了個人送命，歷史上留名之外，對於社會沒有貢獻，對於國家沒有補益。道家認為要順自然之勢，以水溝順勢把水輕輕帶走，四兩撥千斤，就能把混亂時代扭轉過來。

《史記》的《伯夷列傳》烈士徇名，誇者死權，眾庶馮生。英雄(烈士)要成名就把命拿出來作最後的賭注。神經質的狂人(誇者 e.g. 希特拉)為了權力欲把自己的命賭上。普通老百姓(眾庶)不要找我麻煩，只要給我吃得飽，穿得暖，有住房，這麼樣活下去就行了。役人是領導別人的，役於人就是被人所領導的。亡身不真，非役人也。不能做到真無身、無我，就不能夠做領導人。

隱士思想，不是反對，但也不是贊成，只站在旁邊看，始終保留有否決權的一票不投。高士在正統的道家思想看起來，是屬於沒有出息的。一條命賠進去，既不能救國救天下，又不能成自己的道業，叫做莫名其妙。譬如人家失火，你不主動救火，可是你站在火光旁，拚命地叫，叫有什麼用呢？真的有志做個高人隱士，不求功名富貴，應該是入山唯恐不深，不會在這個世俗中，讓一般人知道他是隱士，已經與開始的動機不符了，辜負最初誠心。

古之真人，其狀義而不朋，若不足而不承。有出世修養，能入世救世救人，真正得道的人，稱做真人。儒家解釋孟子的義，義者宜也，中庸之道，恰到好處。墨子解釋的義，帶一點俠氣，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不惜犧牲自己生命，是義也。莊子所提的義近於墨家，火燒起來了要救，趕快去挑水，水挑不夠再去挑，萬一挑累了就算了，聽之天命，我總算盡力了。古之真人，其狀義而不朋，可以犧牲自我，利世而利人，但不結黨不營私，有為而無為，義所當然，應該做的事做完了，也不需要你知道來恭維我。道家得道者，若不足而不承，處人處世永遠不會自滿，永遠是虛懷若谷，永遠是謙虛，覺得自己不夠好不夠格。天下國家屬於你的，我幫你弄好了，你好好去治理，我不要名利權，功成名遂身退。漢朝的丙吉(培養漢宣帝但施恩不望報又不爭權)，五代的馮道，都是菩薩中人/佛的化身。

以刑為體(殺掉自己雜念)，以禮為翼(定慧精神，心境永遠在清靜無為的定境上)，以知為時(隨時隨地曉得自處之道，知道何時進退的智慧)，以德為循(知道人生的道德方向)。未死先學死，有生即殺生。把心裡的煩惱、雜念、胡思亂想通通殺光，生命心性的本體恢復本來的長生不死。老子做人處世三寶：曰慈，曰儉，曰不敢為天下先。慈=仁愛，儉=事情簡單化，不敢為天下先=萬事不要突出，要因勢利導。文景之治，將一切歸之於制度化規範(以刑為體)，不是完全歸之於法治，戒律用之太過就變成殘酷的嚴刑峻法。孟子說徒善不足以為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。不得已 2 個概念：1 明知道救不了仍要去救(明知不可為而為之，力挽狂瀾)，2 知道事情沒有辦法做，只能適可而止，恰到好處地做。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。修道人外表上看起來忙得很(學佛的人守戒、修定、修慧、吃素、拜佛)，內心什麼事情都沒有，很逍遙自在。皇帝日理萬機，但心中無事，一切跟隨制度規範運作，這是無為之道。

所有宗教有共同外形，站在殯儀館門口看，勸人不要怕死，我那裡開了招待所，觀光飯店，你現在

先買票，將來死了以後到我那裡來，我好好招待。中國文化站在婦產科門口，永遠看到新生的，看死亡輕輕的，死亡如睡覺或鞠躬離開舞台。

奸臣想害一個人時，一定先捧這個人，他會先在皇帝面前說，某人好得不得了，偶然一點小毛病沒有關係，每次說一點小毛病，日積月累就會把這個人給害掉。

魚絕對不想靠其他魚的口水苟延殘喘，靠人家的滋養，永遠是靠不住。魚情願在江海裡自由自在，忘記了有江有湖，忘記了有外力管束，不受任何人干擾。夫大塊栽我以形，勞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。故善吾生者，乃所以善吾死也。天地給我這個人形，要忙碌勞苦過一輩子，老年是給人休息的時間，死亡就是完全退休的長假期，認清了生命的意義，善於生活才知道如何面對死亡。生老病死是生命的階段，老莊的道家是順其自然，後世修神仙的道教妄想要跳出生老病死的範圍限制。

現代人誤以為寓言都是亂吹的謊話，神怪虛幻小說伊索寓言翻譯時借用莊子寓言一詞。印度因明(邏輯)的比喻是有意義的，印度比喻=莊子寓言。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，地球是轉動的圓球體。藏天下於天下，一切歸之於自然，藏在本位，就永遠逃不掉。即使藏好放好了，也無法禁止它的變化。夫無力之力，莫大於變化者也。宇宙天地間最有力量的是什麼？宗教家說是上帝，中國文化稱為造化(變化)，看似沒有力量，實際主宰一切眾生。道家變化=佛家無常，不永恆的，每一秒鐘都不斷在變化。南老師認為銀行帳戶或衣服口袋有錢都是假的，銀行倒閉或扒手偷錢包或家中失火燒了就會失去，使用了一百萬才算是賺了一百萬，因為本來空了沒有辦法再變，變不能變也。

順著天地自然法則變化，不勉強不抗拒，一切過去的不想找回來，未來的也不抗拒，自然而來，自然而去，自然無所逃遁就是道。又況萬物之所繫而一化之所待乎！萬物的萬種變化，來源於形而上道的根本，本體只有一個。自本自根，未有天地，自古以固存。道不在老師或菩薩那裡，在你自己那裡，自己本來有的根，永遠存在，沒有天地以前已經存在了，天地宇宙毀滅了以後還是存在。所謂明師傳道，只不過把他的經驗告訴你，你依照老師的經驗去做，你所得的道，是你自己本來有的，不是老師給你的。

(孔子)有聖人之才，可以講理論但不能做事。(莊子)有聖人之道，做事真能幹但沒有學問。佛家十地以上的大菩薩，道家得了大道的人，方可出世和入世二合一。殺生者不死，生生者不生，即佛家修行到了八地菩薩，才得無生法忍。思想念頭一動，就要平靜下去空掉，要長生不死最好思想妄念情緒動都不動，不是壓制下去。孟子說四十而不動心，孟子是硬壓抑下去。修養到達心能轉變萬物的境界(無不將也)，要毀滅它也可以(無不毀也)，要成就成全它也可以(無不成也)，來者不拒(無不迎也)。宋明理學家程明道《定性書》偷莊子改成「無將迎，無內外」，不要故意把念頭空掉，念頭來了不歡迎，自然就跑掉；不要守在身體以內或以外。莊子撻寧=佛家觀自在。嬰兒一天到晚都想抓，若有若無之間，安詳而平靜，也把握得很牢，就是自在。

寓言是講修道一步一步的工夫境界，開始修道閉著眼睛黑洞洞(副墨之子=黑漆桶)，寧靜久了，耳根清淨(洛誦之孫)，有一點光明出現了(瞻明)，光明之間有個東西(聶許)，這個東西會動的(需役)，耳根圓通(於謳)，空到了極點(玄冥)，不過還不是道的究竟，非常廣大遠大的東西(參寥)，宇宙是個

圓圈(疑始=佛家無始之始)。

以無為首(把空無當成頭)，以生為脊(現在活著的生命是背脊)，以死為尻(死亡像最後的屁股)，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，把肉體一丟像排泄一樣就走了。造物，宇宙間有一個功能/力量，它創造萬物，萬物很自然都在變化中。得者，時也，有了這個機會時間，才叫我們活著幾十歲。失者，順也，生命結束了，要回去是應該的。世界上本來沒有我，光光的來，又吃又住，在世界上玩了幾十年很夠本了，時間到了就很自然地回去，沒有什麼捨不得。哀樂不能入也，高興笑就笑一下，笑完了也就算了，要哭就哭一場，哭完了也就算了，哀樂不入於心。

任何病只有三分，但是心理痛苦加上去變成七分，覺得好痛哦，喊痛都是自己心理作用。孩子見到娘，無事哭三場，病人就是小孩子脾氣，生病時喜歡別人來看望照顧他。無怛化，人生命自然的生老病死，生病也好，死也好，一切都是天地物理的自然變化；當然不是叫你不吃藥，藥還是要吃，但何必自己心裡恐怖。

莊子早於佛家提出無相有相。孰能相與於無相與，一切不著相，不被現狀所迷就解脫了。相為於無相為，解脫了要能夠入世有所作為，一切所作所為不著相。儒家是偏重入世，佛家偏重於出世，道家站在中間可出世可入世。坐忘=入定=指揮若定。假於異物，託於同體。細胞、神經、骨頭、頭髮，沒有一樣東西是真的我，都是假借來的，借來用幾十年。不同於我的是異物，把異物湊到一起是同體，勉強說這就是我的身體，借來用就用了，不要把異物(身體)看得那麼嚴重。逍遙乎無為之業，道家老莊無為=佛家翻譯成涅槃=玄奘法師翻譯成無為，印度哲學涅槃這兩個字包括了六種無為。

魚相造(音：操)乎水，人相造乎道。魚在水里，不知道有水；人想修道求道，道是天然，自己本來就是具備的，所以人本來就在道中，而自己不知道。《中庸》說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，可離非道也。道並沒有一剎那離開人，只是人自己離開了道。能離開我們的，因為修道才來的，那就不是道了。無事而生定，一天到晚地忙，可是心中沒有事，於事無心，喜怒哀樂，發而皆中節，過了就沒有了，心中無事就是定。打坐時心中還是很忙，又念咒子，又守氣脈守竅，這不是在修道，是坐在那裡心中開運動會，叫坐馳。人相忘乎道術，得道者忘了自己有道；道貌岸然，儼然有道那個樣子，滿嘴道話，一身道氣，那就有問題了，是偽道者。

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，有旦宅而無情死。普通人只看外形，認為軀體是生命的根本，眼睛不張開，沒有呼吸，這叫死了，就哭了起來。身體外殼如電燈泡，燈泡壞了，電能電源沒有壞，換一個電燈泡又亮了。得道者看外形死亡，看到生命的本心沒有死亡，真常真生命沒有死亡。生來與死去等於早晨跟晚上一樣，晚上就要回家休息。寥天一，等於佛家的涅槃、菩提、得道。寥天=無量無邊的天，空空洞洞，無盡無止；一=天地與我合一，萬物與我一體。

盲者是眼睛完全看不見，瞽者是眼睛壞了只看見迷迷糊糊一點亮光。爐捶，一塊鐵在爐子裡鍛煉，挾出來再用鐵捶打，代表人生經驗多了，就把天性純潔破壞了，年齡愈大，知識愈多，離道愈遠，喪失了原來的天真智慧，所剩的是後天染污渣滓。上天讓你年老，是讓你休息。別人看不起你，正好減少社交應酬免除繁文縟節。我受刑罰可能就是造物者給我機會學道。有物先天地，無形本寂寥。能為萬象主，不逐四時凋。天地宇宙沒有開闢以前道就存在，無形無相，本來空空洞洞，為萬物的

主宰，不隨著氣候而有生死存亡。

墮枝(肢)體(沒有身體感覺)，黜聰明(沒有妄念雜念)，離形去知，同於大通(與天地合一，虛空四通八達)，此謂坐忘。孔子是用憋的辦法去教育學生，一路憋憋憋，絕不告訴你，憋到這樣，顏回自己衝關了來報告心得。莊子坐忘=佛家坐化。佛家坐化 1，羅漢得了道，宣布自己要走了，三昧真火熱能一動，身體化成一陣光就沒有了。佛家坐化 2，坐在那裡，肉體還在。莊子坐忘，打坐達到了坐忘，墮肢體，黜聰明，離形去知，同於大通。化則無常也，佛學翻譯無常是借用莊子語詞，知道變化，一切萬化無常。

~~~~~內篇七應帝王

轉輪聖王是順的教育，大魔王是逆的教化，十地菩薩以上，才能做到轉輪聖王或大魔王，成佛後轉生人世才能做治世明王。為何四問而四不知(不是三問三不知)?任何一件事物，舉其一就有正反的兩面，也就是二，二有正反兩面就是四了。《易經》講，太極生陰陽，陰陽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三皇(天、地、人謂之三皇)五帝夏商周，孔子把歷史暫時切斷，從唐堯開始講，上古史不敢碰。中國傳統文化或任何宗教說，時代是退步的，人類是墮落的，精神文明一代不如一代。現化西方說，時代是進步的，物質更豐盛，科技更高超。

其臥徐徐，其覺於於。夢覺一如，道的境界是醒夢一如，無所謂睡眠，睡眠也是清醒；醒來以後，也沒有昏迷。一以己為馬，一以己為牛。沒有名相差別，沒有是非善惡觀念，心境一如的境界。上古時代，別人沒有什麼不對，個個都對，社會自然安定，人類沒有是非，不談有我無我，因為個個無我。老祖宗是聖人賢人，我們是剩人閒人。遊心於淡，遊心=調心，調整心境使之永遠平安，淡是止水一樣安詳寂靜。諸葛亮講淡泊以明志，寧靜以致遠。合氣於漠，生命的本能修養到空、定的境界。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，而天下治矣。人人順天地自然之理生活，沒有私心，無我相，無私心，自然就是大公太平大治了。

向疾=聰明反應快，強梁=身體健康，物徹=目光透徹，疏明=胸襟闊大，學道不倦=治世做事時遊心於淡而順物自然，並不是指打坐不累，坐下本來就是休息狀態。這樣的人不是人性自然，經過雕刻的人性，加上後天做假，已經把人本性變成支離破碎了。所謂聖帝明王，是動物園園長，養了些高明動物來辦事；把國家天下視為獵物，逐鹿中原，誰有本事打獵打到了，這一塊肉歸你吃；聰明做獵狗追蹤獵物，能幹做猴子耍把戲表演。

入定如尸，坐忘空了，陽神出竅，地文/仙之定，定下去什麼都沒有。杜德機，純陰境界，生理上氣住脈停，心理上連思想念頭都關閉了。天壤，陰極陽生，陽氣上升高空走，純陽的境界是開發的，佛家大圓鏡智，佛光普照。善者機，善代表陽，陽機發動了。做善事，陽機充滿，為善最樂。做壞事，憂愁苦慮，陰氣越來越重。衡氣機，平衡平等圓滿，萬法平等，萬念皆空的境界。

鯢桓之審為淵，活動的水，第七識。止水之審為淵，止水，第八阿賴耶識。流水之審為淵，旋轉的水，第六意識。西方或日本學者認為禪宗穿了佛教外衣，實際上源自道家老莊。禪宗念佛是誰=莊子不知其誰何。能夠講話，能夠聽聲音，吃飯走路，能夠思想，這個東西是什麼東西？身體不是我，但是屬於我的使用權，沒有主權永遠佔有。究竟我是誰？

(莊子)於事無與親，做任何事都不執著(佛家)，不是抓得很牢，一切聽其自然，該做的事就去做，做完了不執著。孔子的四大法門：毋意(不要主觀)、毋必(不要必然)、毋固(不要固執自己的成見)、毋我(不要只有我)。金剛經，無我相，無人相，無眾生相，無壽者相。人生下來本來很樸素自然，後天環境教育雕琢刻上許多花紋，學問知識花樣太多，人越短命。雕琢復樸，去掉後天雕琢，恢復嬰兒冥然無知樸實的境界，其實無知反而是全知全能。人生以什麼為目的？投胎來時，誰也沒有目的啊！人生以人生為目的，既無歡喜亦無悲。如果說人生應該如何如何，唉，又來雕琢了。

無為名屍(不要為了求名利而成為虛名的奴隸)，無為謀府(不要打主意謀算別人)；無為事任(應該做的事情做了，並不執著)，無為知主(不要認為自己學問高)。體盡無窮(體會真正的生命是無量無邊、無窮無盡)，而遊無朕(做事處事都要無我)。用心若鏡，應而不藏，物來則應，過去不留，佛家大圓鏡智，明鏡亦非台。不將不逆，既不執著，也不歡迎，也不拒絕，人生有好事壞事來調劑一下。

莊子誦講 - 南懷瑾 - 實修驛站

<http://www.shixiu.net/nanshi/zhuzuo/zjj/>